

# 清華簡《攝命》補議 ——以虛詞為中心的討論

李紀言

（北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 摘 要

清華簡《攝命》一篇作為戰國時期楚地寫本，在虛詞的使用上保存了較為古老的用法，結合其他學者的論證，可以斷定清華簡《攝命》的核心內容當成書於西周時期無疑。而清華簡《攝命》的文獻來源，很有可能是由周王在冊命禮中訓話所轉寫成的冊命書。清華簡《攝命》作為一篇戰國時期流傳的文獻，其生成環境雖然已與西周時期有了較大的變化，但其作為勸戒統治者施行仁政的教材，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關鍵詞：**《攝命》、成書年代、虛詞分析法、冊命禮

## Abstract

As a book written by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he Ming* of Qinghua bamboo slips preserved an ancient usage in the use of function words. Combined with the argument of other scholar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ore content of *She Ming* of Qinghua bamboo slips was undoubtedly regarded as a book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However, the source of Qinghua bamboo slips' "*She Ming*" is probably the book by King Zhou in the memorial ceremony. As a document circulat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generating environment of *She Ming* of Tsinghua slips has changed greatly with that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ut it still has a certain

vitality as a teaching material for admonishing the rulers to implement benevolent government.

**Key words:** *She Ming*, age of completion, function word analysis, Memorial ceremony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八輯收錄了一篇擬題為「攝命」的文獻。<sup>1</sup>整理者指出全書主體部分為周天子冊命「攝」之命辭。簡文公布後，學界對《攝命》的文本與年代展開了熱烈討論。如馬楠先生指出文句與周書、西周中晚期銅器銘文相類，然而可惜的是馬楠先生並未就此展開詳細論述；<sup>2</sup>程浩先生則通過對 32 號簡中冊命的具體儀式以及人物繫聯的方法判定其為西周穆王時期的作品。<sup>3</sup>程浩先生的討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解答，但是僅僅將冊命儀式、人物繫聯作為出土文獻成書年代判定的依據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認為，判定《攝命》的文本年代，還是應該將其放置於漢語史研究的視野下，在虛詞用法中尋找清華簡《攝命》的斷代證據。曾有學者指出：「語法由於有較強的系統性和穩定性，更能顯示出作者、時代的特色。」<sup>4</sup>虛詞作為語法表達的主要手段之一，我們一樣可以通過對出土文獻中虛詞的時代特徵的分析來為文獻的年代判定提供證據。這種研究方法，我們暫稱之為「虛詞分析法」。考之於學術史，高本漢是最早通過虛詞分析法討論文獻的成書年代的現代學者，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左傳真偽考》中，高氏通過虛詞對《左傳》的文本進行了分析。<sup>5</sup>同年，梁啟超在燕京大學授課中指出，名詞、文體、文法、音韻皆可以用作判定文本年代的標準。<sup>6</sup>後來，楊伯峻在判定《列子》成書年代時，也曾強調漢語史研究對於古書年代判定的重要性：

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鑒定中國古籍的真偽以及它的寫作年代應該是科學方法之一。……如果我們精通漢語史，任何一部偽造的古籍，不管偽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語言上找出它的破綻來。我們根據這些破綻，便可以判明它是偽書，甚至鑒定它的寫作年代。<sup>7</sup>

<sup>1</sup> 在簡文公布前，李學勤先生曾指出清華簡《攝命》有可能即為《書序》所云之《罔命》。簡文公布後，賈連翔先生又指出，《攝命》即為《罔命》，但是這種觀點受到了程浩先生的質疑。見李學勤：〈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研究〉，《史學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頁 104-109；賈連翔：〈「攝命」即《書序》「罔命」「罔命」說〉，《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5 期，頁 49-53；程浩：〈清華簡《攝命》的性質與結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5 期，頁 53-57。

<sup>2</sup> 馬楠：〈清華簡《攝命》初讀〉，《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5 期，頁 46-49。

<sup>3</sup> 程浩：〈清華簡《攝命》的性質與結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5 期，頁 53-57。

<sup>4</sup> 曹廣順、遇笑容：〈從語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譯經的翻譯年代問題——以《舊雜譬喻經》為例〉，《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3 輯），頁 1-9。

<sup>5</sup> 高本漢著、陸侃如譯：《左傳真偽考及其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年）。

<sup>6</sup>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頁 57-61。

<sup>7</sup> 楊伯峻：〈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鑒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楊伯峻學術論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84 年），頁 143-163。

近年來，隨著出土文獻的大發現，通過對出土文獻虛詞的整理進而探討文獻年代的研究案例不斷湧現，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如王玉蛟先生對清華簡（一）的研究<sup>8</sup>、陳民鎮先生對清華簡《繫年》的研究<sup>9</sup>、吳良寶先生對清華簡《耆夜》的研究<sup>10</sup>、董志翹先生對清華簡（一）、（二）的研究<sup>11</sup>、程浩先生對清華簡《金縢》的研究<sup>12</sup>等等。如今漢語史領域對於先秦虛詞發展研究正在不斷深入，尤其是張玉金先生《出土文獻先秦虛詞發展研究》<sup>13</sup>的問世，對於我們了解先秦虛詞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我們通過虛詞分析討論文本年代提供了重要的支撐。

筆者不揣躑昧，在漢語史領域所取得相關成果的基礎之上，僅以《攝命》之虛詞為切入點對該篇的文本做了初步的分析，為《攝命》文本的年代與性質提供一些淺顯的思考，以求正於方家。

## 一 于（於）

《攝命》介詞「于（於）」的使用保留了較為古老的用法。當然時代並不是影響虛詞使用特點的唯一因素，地域、文體等因素對文獻的虛詞特徵亦有影響。在地域的角度看，《攝命》介詞「于（於）」並沒有受到楚地使用習慣的影響；在文體的角度，《攝命》介詞「于（於）」的使用特徵，符合所謂「書類文獻」核心篇章的使用習慣。

張玉金先生曾指出「于」、「於」是同一個虛詞的不同書寫形式。<sup>14</sup>介詞「于（於）」在《攝命》中共出現十六次，全部寫作「于」：

（1）余亦闔（橫）于四方。（1號簡）

（2）𠄎（攝），敬哉，母（毋）闔（閉）于乃隹（唯）𠄎（沖）子少（小）子。（5號簡）

<sup>8</sup> 王玉蛟：〈淺論《清華簡（一）》中的「于」和「於」〉，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74](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74)），2011年11月3日。

<sup>9</sup> 陳民鎮：〈從虛詞角度看清華簡《繫年》的文獻特徵〉，《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7輯），頁510-562。

<sup>10</sup> 吳良寶：〈再論《清華簡》「書」類文獻《耆夜》〉，《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頁69-74。

<sup>11</sup> 董志翹、洪曉婷：〈《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貳）中的介詞「于」和「於」——兼談清華簡的真偽問題〉，《語言研究》2015年第3期，頁68-75。

<sup>12</sup> 程浩：〈「書」類文獻先秦流傳考——以清華藏戰國竹簡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

<sup>13</sup> 張玉金：《出土文獻先秦虛詞發展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

<sup>14</sup> 張玉金：《出土先秦文獻虛詞發展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8。



- (3) 惠于少(小)民。(9 號簡)
- (4) 女(汝)有告于余事。(11-12 號簡)
- (5) 女(汝)母(毋)敢有退于之自一話一言。<sup>15</sup> (13 號簡)
- (6) 女(汝)亦母(毋)敢遄(洩)于之。(13 號簡)
- (7) 亦則句送于朕。(14 號簡)
- (8) 女(汝)有退進于朕命。(12 號簡)
- (9) 鮮佳(唯)楚(胥)學于威義(儀)遄(德)。(17 號簡)
- (10) 不迪(止)<sup>16</sup>則寧(辟)<sup>17</sup>于余。(18 號簡)
- (11) 佳(唯)人乃亦無智(知)亡籲(聞)于民若否。(20 號簡)
- (12) 不明于民。(22 號簡)
- (13) 女(汝)母(毋)敢朋澆(酗)于酉(酒)。(16 號簡)
- (14) 亦尚(當)寔(變)逆于朕。<sup>18</sup> (22 號簡)
- (15) 女(汝)迺尚鬻(祗)逆告于朕。(23 號簡)
- (16) 各于大室。(32 號簡)

根據介詞「于」的語義功能，我們可以將《攝命》中的介詞「于(於)」分為主事介詞、客事介詞、境事介詞。<sup>19</sup>所謂主事介詞，即是在句中介引並標記、顯化各種主事的介詞，在《攝命》中出現一次。第(2)條簡文的文意暫時無法完全疏通，黃杰老師指出，「母(毋)闕(閉)于」後可能存在脫文。<sup>20</sup>不過根據動詞「闕(閉)」的詞義，我們可以確定「于」在該句中是介引主事「奐(攝)」的主事介詞。

客事介詞就是在句子中介引並標記、顯化各種客事的介詞。「于」作客事介

<sup>15</sup> 此處斷句從劉信芳說。劉信芳：〈清華藏竹書《攝命》章句(三)〉，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84](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84))，2018年12月28日。

<sup>16</sup> 此處從黃杰先生釋讀。見「暮四郎」的發言：〈清華簡八《攝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52&page=11>)，2018年12月21日。

<sup>17</sup> 此處從黃杰先生釋讀。見「暮四郎」的發言：〈清華簡八《攝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52&page=11>)，2018年12月21日。

<sup>18</sup> 該處從單育辰、黃杰先生說。見「ee」的發言：〈清華簡八《攝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52&page=3>)，2018年11月22日。「暮四郎」的發言：〈清華簡八《攝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52&page=9>)，2018年12月2日。

<sup>19</sup> 關於介詞的分類與定義詳參陳昌來：《介詞與介引功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71-225。

<sup>20</sup> 此處據黃杰先生口頭告知。

詞在《攝命》中共出現十三次，如第（3）～（15）條簡文。境事介詞在句中分別作引進對象、引進處所的用法，其中在《攝命》中共出現二次，如第（1）、（16）條簡文。

另外，為了讓我們對《攝命》介詞「于（於）」的用法有更直觀的感受，筆者對清華八公布的八篇文獻中介詞「于（於）」的分布進行了統計，其中僅有《攝命》一篇的介詞「于（於）」全作「于」。《邦家之政》、《邦家處位》、《心是調中》、《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四篇的介詞「于（於）」則全為「於」。《治邦之道》的介詞「于（於）」則為「于」、「於」混用，但以「於」為主。

表一 清華八介詞「于（於）」分布統計表

篇目	介詞「于」	介詞「於」
《攝命》	16	0
《邦家之政》	0	3
《邦家處位》	0	5
《治邦之道》	6	17
《心是調中》	0	2
《天下之道》	0	0
《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	0	5
《虞夏殷周之治》	0	0

關於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一般認為，在先秦秦漢時期介詞「于」、「於」存在歷史的嬗替關係，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于」作為介詞在甲骨中便已出現，由動詞「往」虛化而來。<sup>21</sup>「於」則來源於「烏」，有學者指出最早在西周晚期的師匄簋才發現作為介詞的用例<sup>22</sup>：

亦則𠂔女乃聖且（祖）考克左右先王。（《集成》4342，西周晚期）

然而關於「𠂔」字的釋讀，學界則存在較大爭議。于省吾先生、馬承源先生最初將該字釋為「於」字；郭沫若先生、洪家義先生等釋為「殷」字，釋此字下

<sup>21</sup> 張玉金：〈介詞「于」的起源〉，《漢語學報》2009年第4期，頁16-22。

<sup>22</sup> 陳民鎮：〈從虛詞角度看清華簡《繫年》的文獻特徵〉，《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7輯），頁510-562。

一字為「民」；<sup>23</sup>何景成先生將該字釋作「繇」；<sup>24</sup>董蓮池先生亦指出該字釋「於」的可能性不太大，下一字「𠂔」應該是民的誤摹。<sup>25</sup>所以說，我們目前並不能肯定「於」作為介詞最早出現在西周晚期的師匭簋中。學界所公認「於」作為介詞使用，是在春秋中期的金文中才出現。如：

世萬至於辟孫子。（《集成》271，春秋中期）<sup>26</sup>



圖一 《集成》271（局部）

所以，介詞「于」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介詞「於」的出現。通過對介詞「于（於）」使用的分析，我們可以為文本的年代問題提供重要的參證。回到表一所作的統計中，《邦家之政》、《邦家處位》、《治邦之道》、《心是調中》、《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一般認為其主體成書於戰國時期。這是影響這五篇中介詞「于（於）」使用特點的重要因素。《攝命》中介詞「于（於）」的用法，相對來說則更為古奧。

陳民鎮先生曾指出，影響虛詞特點的因素往往不是單一的，而是複雜的。其中最重要的有時代、地域、文體三個因素。<sup>27</sup>誠然，時代不同當是造成《攝命》

<sup>23</sup> 周寶宏：〈西周師詢簋銘文匯釋〉，《中國文字研究》（第6輯），頁26-31。

<sup>24</sup> 何景成：〈論師詢簋的史實和年代〉，《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頁104-114。

<sup>25</sup> 此處蒙董蓮池先生指出。

<sup>26</sup> 此條文獻由董蓮池先生指出。

<sup>27</sup> 陳民鎮：〈從虛詞角度看清華簡《繫年》的文獻特徵〉，《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7輯），頁546。

與其他五篇文獻介詞「于（於）」出現不同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們亦不能忽視地域、文體因素對於《攝命》虛詞特點的影響。風儀誠先生指出，在戰國晚期，在楚文化區域生活的人，書寫習慣基本上是用「於」字為介詞。<sup>28</sup>清華簡《攝命》作為戰國時期楚地寫本，在介詞「于（於）」的使用特點上沒有受到楚地用字習慣的影響。

虛詞的使用特點同樣也受到了文體因素的影響。如戰國時期的睡虎地秦簡中較為正式的虛詞「毆」主要出現在《秦律十八種》、《法律答問》等官方文書中。而在《日書》等非官方文獻中，則保留了更多的六國方言「也」。<sup>29</sup>同樣，清華簡中介詞「于（於）」的分布特徵，也必然會受到文體因素的影響。整理者已指出《攝命》屬於所謂「書類文獻」。當然，我們不能混淆「文類」與「文體」的概念，一種文類可以包含多種文體，所謂「書類文獻」亦包含了多種文體。各篇所謂「書類文獻」雖分屬於不同文體，但是亦存在著一定的共性。李守奎先生便曾對所謂「書類文獻」進行過總結：

（一）所記內容是三代文獻，下迄於春秋初年。

（二）語言風格或如《周書》佶屈聱牙，或有明顯的古老痕跡，不論是傳承還是仿擬。

（三）文體主要以訓誥等記言為主。不同的文體各有不同的特點。<sup>30</sup>

正如李守奎先生所指出，儘管所謂「書類文獻」中各種文體有不同的特點，但是仍有以上三條重要的共同點。所以我們以目前清華簡所公布的所謂「書類文獻」介詞「于（于）」的分布進行了統計<sup>31</sup>：

<sup>28</sup> 風儀誠：〈戰國兩漢「于」、「於」二字的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簡帛》（第2輯），頁81-96。

<sup>29</sup> 大西克也著、任鋒譯、宋起圖校：〈「毆」「也」之交替〉，《簡帛研究（2001）》（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14-626。

<sup>30</sup> 李守奎：〈漢代伊尹文獻的分類與清華簡中伊尹諸篇的性質〉，《深圳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頁41-49。

<sup>31</sup> 關於所謂「書類文獻」所包含篇目，本文參考了黃澤鈞先生統計的相關結果。詳參黃澤鈞：〈出土文獻中「書類文獻」判別方式討論〉，《「出土文獻與尚書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26-135。

表二 所謂「書類文獻」介詞「于（於）」分布統計表

篇目	介詞「于」	介詞「於」
《尹至》	2	0
《尹誥》	3	0
《程寤》	6	0
《保訓》	6	0
《耆夜》	2	0
《金縢》	4	4
《皇門》	11	1
《祭公之顧命》	6	0
《說命》	13	0
《芮良夫苾》	6	0
《赤鵠之集湯之屋》	5	2
《厚父》	7	0
《封鄭之命》	2	0
《命訓》	6	7
《湯處於湯丘》	0	12
《湯在啻門》	0	10
《殷高宗問於三壽》	4	11
《攝命》	16	0

根據上表中對於所謂「書類文獻」中介詞「于（於）」使用情況的統計，我們可以將這批文獻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即介詞「于（於）」幾乎全部作「于」的文獻，包含《尹至》、《尹誥》、《程寤》、《保訓》、《耆夜》、《皇門》、《祭公之顧命》、《說命》、《芮良夫苾》、《封鄭之命》、《厚父》、《攝命》。這一層次的所謂「書類文獻」大部分篇目的核心內容年代在戰國之前，一般認為是所謂「書類文獻」的核心篇章。<sup>32</sup>

第二層次：即介詞「于」、「於」混用的文獻，包含《金縢》、《赤鵠之集湯之屋》、《命訓》、《殷高宗問於三壽》。這一層次的所謂「書類文獻」或如《金縢》

<sup>32</sup> 關於所謂「書類文獻」中「核心篇章」與「邊緣篇章」的概念，詳參黃澤鈞：〈出土文獻中「書類文獻」判別方式討論〉，《「出土文獻與尚書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6-135。

這樣有著複雜的文獻來源，<sup>33</sup>或如《命訓》一樣成書時間較晚<sup>34</sup>，屬於所謂「書類文獻」中的邊緣篇章，亦或是爭議篇章。

第三層次：即介詞「于（於）」全部作「於」的文獻，包含《湯處於湯丘》、《湯在囂門》。這一層次的文獻成書於戰國時期，甚至已經可以從中看到道家思想的痕跡，<sup>35</sup>只有個別學者將其歸入所謂「書類文獻」的範疇中。<sup>36</sup>

由此，我們發現的所謂「書類文獻」的核心篇章對於介詞「于（於）」的使用，是具有相對統一的特點的。也就是說，相對於其他文類、文體，所謂「書類文獻」的核心篇章在使用介詞「于（於）」更傾向於使用更為古奧的「于」。進一步說，僅僅從「于（於）」的使用特徵來看，《攝命》是符合所謂「書類文獻」核心篇章的虛詞使用特徵的。

## 二 弔

《攝命》中「弔」作為否定詞也保留了較為古老的用法。12、14 簡中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弔𠂔」一語：

（1）女（汝）有告于余事，女（汝）有命正，有即正，亦若之頌（容）<sup>37</sup>

<sup>33</sup> 至於簡本《金縢》的文本，介詞「于」主要分布在周公祝禱的部分，程浩先生便曾推測周公「自以代王之說」為周公口述、史官記錄外，其餘的「周公居東」以及「成王啟金縢之匱」等內容都是後人的增補。祿書果亦指出，簡文《金縢》是一種以事綴合的綴合型文本組合形態。類似的情況在今本《金縢》中亦有端倪。劉起鈞先生便曾指出，今本《金縢》周公祝禱之外的敘事之辭很可能是東周史官所補。就是說，對於《金縢》的文本，我們需要分開的看待。詳參程浩：〈清華簡《金縢》性質與成篇辨正〉，《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頁88-95；祿書果：〈清華簡《書》類文獻文本組合的三種形態〉，《中州學刊》2018年第9期，頁127-133；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253。

<sup>34</sup> 關於簡本《命訓》的文本，劉國忠先生根據《左傳》引文，從而判定其至遲春秋中期便已成書。章寧先生則通過思想史、學術史的綜合梳理，指出包括《命訓》在內的三訓，大體成書於戰國早期。我們對於《命訓》介詞「于（於）」的統計也為章氏之說提供了補證。也就是說，僅從介詞「于（於）」使用的角度來看，以清華簡《命訓》為代表的所謂「書類文獻」的邊緣篇章，更為接近戰國時期通用的語言習慣。詳參劉國忠：〈清華簡《命訓》初探〉，《深圳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頁37-41；章寧：《〈逸周書〉性質及成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

<sup>35</sup> 李守奎：〈漢代伊尹文獻的分類與清華簡中伊尹諸篇的性質〉，《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頁41-49。

<sup>36</sup> 劉成群：《清華簡與古史甄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52-73。

<sup>37</sup> 此字從單育辰先生釋讀。見「ee」的發言：〈清華簡八《攝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52&page=11>），2018年12月21日。

弜𡗗。(11-12 號簡)

(2) 乃亦隹(唯)肇𡗗(謀)，亦則句(遏)送于朕，是隹(唯)君子秉心，是女(汝)則隹(唯)肇𡗗(咨)弜𡗗，乃即𡗗(悔)。(14 號簡)

關於第(1)條簡文，整理者云：

弜，甲骨卜辭中用作「勿」。𡗗，永，《詩·漢廣》「江之永矣」，《說文》引作「江之𡗗矣」。此句句義略同於《洛誥》「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汝乃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彼云周公歸政成王，云惟成王事，我不暇聽，凡事當就教於官長者老，汝不黽勉從事，則惟不永。此謂汝有命卿官長，當就彼咨諏，若事事告於我，則不能永長。<sup>38</sup>

單育辰先生指出簡文兩處「弜𡗗」及一處「𡗗𡗗」還以讀為「弗祥」好，是不善的意思。<sup>39</sup>劉信芳先生則將「弜𡗗」讀為「弜永」，弜，輔也。永，長也。<sup>40</sup>我們認為，單育辰說解為「弗祥」較長。《周公之琴舞》11 號簡有從「弜」的「𡗗」字，文例作「△敢荒在位」，沈培先生指出該字當讀為「弗」。<sup>41</sup>由此我們認為，《攝命》中的「弜」也應讀作「弗」，解為否定詞。按「弜」作否定詞在甲骨中便已經出現，現已為學界共識。<sup>42</sup>「弜」字作否定詞的用例在西周時期驟減，但在西周金文中我們仍能找到相關文例：

(1) 弜(弗)其又(有)達女(汝)于乃考。(《叔卣》，西周早期)<sup>43</sup>

(2) 自今弜(弗)又(有)不女(汝)井(型)。(《直筒叔卣》，西周早期)<sup>44</sup>

<sup>38</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16。

<sup>39</sup> 「ee」的發言：〈清華簡八《攝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52&page=3>），2018 年 11 月 2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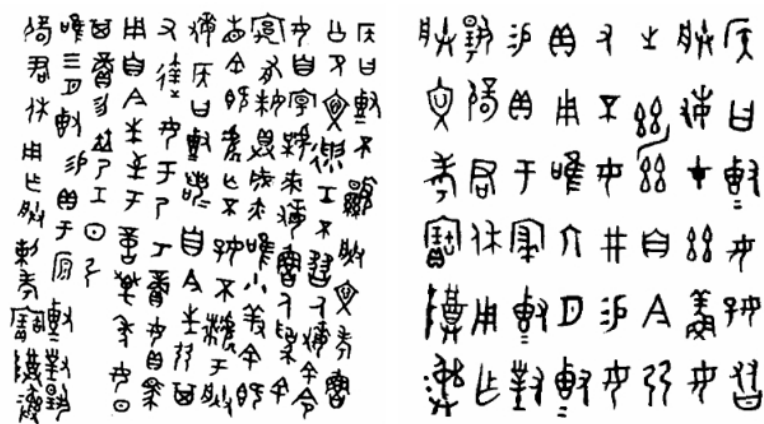
<sup>40</sup> 劉信芳：《清華藏竹書〈攝命〉章句（三）》，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84](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84)），2018 年 12 月 28 日。

<sup>41</sup> 沈培：〈《詩·周頌·敬之》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對應頌詩對讀（二）〉，《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頁 327-358。

<sup>42</sup> 裘錫圭：〈說「弜」〉，《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5-19。

<sup>43</sup> 董珊：〈新見魯叔四器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 29 輯），頁 303-312。

<sup>44</sup> 董珊：〈新見魯叔四器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 29 輯），頁 303-312。



圖二 《叔卣》、《直簡叔卣》器底銘文

第(2)條材料明顯屬於否定句中的賓語前置，正如《詩經·碩鼠》之「莫我肯顧」，可見「弔」在該語境中作否定詞無疑。<sup>45</sup>關於這兩件青銅器的時代，吳振烽曾指出其製作時間當在西周昭穆時期<sup>46</sup>，與《攝命》所記事跡的發生時間並不遙遠。耐人尋味的是，「弔」作為否定詞的用法在西周之後完全滅絕，在《攝命》之外其他戰國簡中再也沒有出現過。

### 三 𠄎

《攝命》中「𠄎」字的用法也保留了較為古老的傳統。虛詞「𠄎」在《攝命》中出現了三次，用作並列連詞：

- (1) 甚(堪)余(予)<sup>47</sup>我邦之若否，𠄎(越)少(小)大命。(2號簡)
- (2) 肇(肇)出內(納)朕命，虔(且)今民不(丕)造不[庚](康)，  
□□□，肩(怨)，𠄎(越)四方少(小)大邦，𠄎(越)御事庶百  
又告有省。(4號簡)

<sup>45</sup> 此處由黃杰先生指出。

<sup>46</sup> 吳振烽：〈叔作漆木銅件直簡提梁卣復原〉，復旦大學古文字網（<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780>），2012年1月31日。

<sup>47</sup> 「甚予」一詞解釋從單育辰說。見「ee」的發言：〈清華簡八《攝命》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52&page=3>），2018年11月21日。



「𠄎」作為連詞常見於西周金文，其用法與《攝命》相類，如：

臨保我厥周，𠄎（越）四方民。（《集成》4342，西周晚期）

西周之後，「𠄎」的虛詞用法逐漸消亡。在戰國簡中，「𠄎」用作虛詞的文例，除《攝命》外，僅《封鄭之命》中出現過一次：

𠄎（越）才（在）天下。（2號簡）

整理者指出，此處與《尚書·酒誥》之「越在外服」、「越在內服」同<sup>[48]</sup>，作句首助詞。<sup>49</sup>關於《封鄭之命》的本文性質，程浩曾指出，簡文中保留了部分金文的寫法，加上其與西周金文相類的文體特徵，進而推測《封鄭之命》很有可能是從青銅器銘文抄寫而來的。<sup>50</sup>如此說來，《攝命》中虛詞「𠄎」也保留了較為古老的用法。

#### 四 《攝命》的文本來源

李學勤先生曾指出，清華簡中的尚書類文獻，在用詞遣句和文法上還有很多和西周金文一致。<sup>51</sup>而《攝命》亦不例外，該篇雖然在筆跡上已經被大體馴化為楚文字寫本<sup>52</sup>，但在虛詞用字習慣上，仍然保留著更古老的傳統，可以明顯看出《攝命》的文本來源於西周。結合之前李學勤先生<sup>53</sup>、馬楠先生<sup>54</sup>、程浩先生<sup>55</sup>的相關研究，可以確定清華簡《攝命》的核心內容成書於西周時期無疑。那麼又該如何解釋清華簡《攝命》的文本來源呢？

程浩先生曾指出，《攝命》相當於一篇冊命類的「書」累加了一篇格式化的冊命金文，是對這場冊命全過程的記錄。<sup>56</sup>李學勤先生則堅持《攝命》「是一篇

<sup>48</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18。

<sup>49</sup> 此處蒙黃杰先生指出。

<sup>50</sup> 程浩：〈《封許之命》與冊命「書」〉，《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1期，頁4-6。

<sup>51</sup> 李學勤：〈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研究〉，《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2期，頁104-109。

<sup>52</sup> 黃杰先生指出，簡本《攝命》仍保存了部分金文寫法，如15號簡的「整」、16號簡「朋」、18號簡的「聞」。

<sup>53</sup> 李學勤：〈談清華簡《攝命》篇體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頁48-49。

<sup>54</sup> 馬楠：〈清華簡《攝命》初讀〉，《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頁46-49。

<sup>55</sup> 程浩：〈清華簡《攝命》的性質與結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頁53-57。

<sup>56</sup> 程浩：〈清華簡《攝命》的性質與結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頁53-57。

文獻，不是兩篇」。<sup>57</sup>筆者認為，關於《攝命》為兩種文獻疊加而成的觀點，當暫時存疑。清華簡《攝命》，很有可能是由周王在冊命禮中訓話所轉寫成的冊命書。

《攝命》作為一篇「命」體文獻，討論其文本來源還是要著眼於盛行於西周春秋的冊命禮。在冊命禮中，王對於受命者的冊命之辭寫在竹簡上，陳漢平先生稱之為冊命之書，在文獻中作冊、策、書、冊命、簡書、命書等等。內史掌書王命而讀，正本授予受命者，副本藏於王室。<sup>58</sup>如：

- (1)「登，受冊以出。」《周禮·大宗伯》
- (2)「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禮記·祭統》
- (3)「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 (4)「(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乃受冊，入拜。」《左傳·襄公三十年》
- (5)「晉侯嘉焉，授之以冊……伯石再拜稽首，受冊以出。」《左傳·昭公三年》

考之於文獻，在西周春秋的冊命禮中，冊命書往往會在儀式後授予受命者，從而流傳於世。而清華簡《攝命》的文獻來源，便很有可能是周王在冊命禮中的授予攝的冊命書。而這種冊命書又是如何生成的呢？

基於《攝命》具有一定的口語色彩，筆者認為這篇文獻很有可能是由周王的訓話所轉寫成。張懷通先生曾指出毛公鼎的語言有話鋒轉變少有過渡、情緒溢於言表、語意表達反覆三個特點，進而指出毛公鼎所載王命是口頭語言，是史官對周王現場講話的記錄。<sup>59</sup>同樣，根據張懷通先生的思路，我們也能發現《攝命》文本中的口語色彩：

王曰：劓姪郤（忌）奭（攝）：亡畀（承）朕鄉，余弗造民庚（康），余亦甯（曼）窮亡可事（使）……

<sup>57</sup> 李學勤：〈談清華簡《攝命》篇體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頁48-49。

<sup>58</sup>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年），頁20。

<sup>59</sup> 張懷通：〈「王若曰」新釋〉，《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頁182-188。

王曰：𠄎（攝），今余既明命女（汝）曰：肇（肇）出內（納）朕命，虔（且）今民不（丕）造不〔庚〕（康）……

王曰：𠄎（攝），敬哉，母（毋）閑（閑）于乃隹（唯）𠄎（沖）子少（小）子，母（毋）遽（遽）才（在）服……

王曰：𠄎（攝），女（汝）有隹（唯）𠄎（沖）子，余既執（設）……

王曰：𠄎（攝），余辟相隹（唯）卸（御）事，余厭既異畢（厥）心畢（厥）遮（德）……

王曰：𠄎（攝），已（已），女（汝）隹（唯）𠄎（沖）子，余既明命女（汝），乃服隹（唯）鹽（寅），女（汝）母（毋）敢囊＝（滔滔）……

王曰：𠄎（攝），余肇（肇）事（使）女＝（汝，汝）母（毋）𠄎（焚）……

王曰：𠄎（攝），乃克悉甬（用）朕命，𠄎（越）朕𠄎（𠄎）朕𠄎（教）……

王曰：𠄎（攝），人有言多，隹（唯）我鮮……

王曰：𠄎（攝），敬（敬）哉，𠄎（虔）聖（聽）乃命……

如上所見，周王的訓話可以分為十個部分。每一個「王曰」都表示王的思路發生了轉變，每部分之間並沒有使用過渡性詞語；另外，每一部分的開頭，都是王對於攝的稱呼，具有較強的口語色彩；最後在《攝命》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周王重複的訓話，如「毋閑于乃唯沖子小子」、「汝唯沖子，余既明命汝」、「有汝唯沖子，余亦唯肇耆汝德」等等，「這些翻來覆去的話語，不僅不顯得拖沓，反而給人一種語重心長的感覺，這樣的效果，不是書面語言的簡練所能比擬的」<sup>60</sup>。

《攝命》與毛公鼎在雖然語言風格上都具有一定的口頭語言色彩，但是在篇幅長度上，《攝命》與毛公鼎卻有著本質性的差別。清華簡《攝命》全篇約九百餘字，篇幅幾乎是毛公鼎的兩倍。金文囿於篇幅，已經無法承載《攝命》這篇文獻，在西周時期也只有竹簡這種書寫載體可以承載這種與冊命金文相比更為冗長的文獻。<sup>61</sup>所以，《攝命》與毛公鼎雖然在語言上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不過由於《攝命》篇幅的龐大，決定了其文本來源一定是書於竹簡之上的冊命書。

這也就解釋為什麼《攝命》在虛詞的使用上保存了部分較為古老的用法。同樣，清華簡《攝命》作為一篇戰國時期流傳的文獻，其歷史環境雖然已與西周時期有了較大的變化，但其作為勸戒統治者施行仁政的教材，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sup>60</sup> 張懷通：〈「王若曰」新釋〉，《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頁182-188。

<sup>61</sup> 程浩先生曾指出，冊命金文受限於篇幅，王的訓詞往往被大幅度省略。程浩：〈清華簡《攝命》的性質與結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頁53-57。

## 附記

拙文曾在「第一屆漢字學青年學者國際論壇」宣讀，得到董蓮池、西山尚志、吳雪飛、黃杰諸位老師及匿名審稿專家的指正，敬致謝忱！文章疏漏之處，由筆者個人負責。